

松風閣

依山築閣見

川夜闌箕斗

唐椽我来名

意適然老

梧數百年

斤所教今

風鳴媧皇五

弦洗耳不

善薩泉嘉

黄庭坚诗歌研究

白政民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黄庭坚诗歌研究

白政民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庭坚诗歌研究/白政民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10

ISBN 7-227-02214-5

I.黄… II.白… III.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3461 号

黄庭坚诗歌研究

白政民 著

责任编辑 金孝立
封面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214-5/I·57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黄河之水滋润了宁夏这块沃土，黄土高原养育了这块沃土上的人们。在迈向 21 世纪之际，宁夏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系列丛书：《宁夏中青年学者文库》、《宁夏中青年作家文库》和《宁夏当代著名人物传略》，以挖掘宁夏的区域文化资源，反映本区科研成果。

出版这三套丛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贯彻实施“科教兴宁，科教兴国”战略，为宁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其次，是为了培养一批高素质、跨世纪的科研人才，造成钻研学术，研究问题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促进学术繁荣，提高宁夏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为中青年学者的脱颖而出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以人物传略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当代各界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以缅怀先辈、激励后人，继承光荣传统，进一步弘扬“宁夏精神”。

三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关心，得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自治区教委、科委、科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本区学者和作家们的热烈响应。这是三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的强大的后盾。

本丛书将作为一项长远规划坚持下去，成熟一部出版一部，拟每年出版3至5部。

世纪之交，万象更新。但愿三套丛书的问世，能为我区的社会进步、学术昌明、文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者

1999年9月

序

黄庭坚是宋诗史上有大贡献的人,但其人其诗所受赏议也最多。

清人蒋心馥有言:“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诗至唐代几已达顶峰,该说的话、该用的词都被说过用过,留给宋人的天地实已不多。钱钟书《宋诗选注·序》曾就此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在宋代诗史上,能承继唐人而又不为所囿,独力开疆拓域并对后世予以大的影响的,怕是舍苏轼、黄庭坚莫属了。苏、黄在宋诗史上的地位,大概一如唐代诗史的李白、杜甫;诗至苏、黄,才开始突现出宋人面目。此后江西诗派推波助澜,南宋杨、陆、范、尤诸家更发扬蹈厉,遂使精于诗法、瘦硬通神而兼富理趣情辞的宋诗成为唐诗之后的第二高峰。归总来说,苏、黄二人在此一过程中厥功最伟;而若就苏、黄相较,则黄氏因专力于诗歌创作及其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其名头似乎更大一些。后人说他“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其诗“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蔡正孙《诗林广记豫章先生传赞》),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苏、黄开疆拓域,使宋诗具有了自己的面目,这是好事;但从另一角度看,宋诗这种面目越独特,就可能与人们习惯了的标准越不同而不为人接受甚至否定的可能也就越大。在不少人心目中,毕竟有一个辉煌的唐诗横亘在那里,而唐代诗人因沾了时代靠前、可开垦领地无比广阔的光,可以无须避忌地随意吟咏性情,随手摄取意象,“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发展到宋代,苏、黄等人就没有这些便利了,他们为了与唐人立异,为了独具面目,不得不避通衢而走仄径,舍圆融而取瘦硬,这就先使他们失去了

诸多创作上的优势：而他们的“出征”似乎也过远了些，所选方向也过偏了些，特别是黄庭坚，铺张学问，夺胎换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性灵，开了后世作诗的方便法门，从而也就给后人留下非议其诗的无穷口实。宋代张戒、严羽就开始对苏、黄之诗进行指责，谓“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沧浪诗话·诗辨》）；此后自宋至明批评者相继，责骂之声此起彼伏，至谓黄诗“特剽窃之黠者耳”（《津南诗话》卷一）、“生涩崢嶸而乖大雅”（《诗薮》外编卷五）。

于是，昔日开疆拓域的功勋成了大坏诗道的罪人，独具心得的创作经验被视作剽窃之法。围绕黄庭坚的是非功过，人们争论纷纭，莫衷一是。这种争论乃至否定黄诗的思潮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而且侧重点也由对黄诗表现手法及理论主张的指责转为对黄诗思想内容的否定，进而指责黄诗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这是一位曾名震一代的大诗人在千年后的遭遇！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且不说通行的文学史大都给出了与黄氏身份颇不相称的裁定，即以被人视为宋诗选本最佳者的《宋诗选注》而言，所选黄诗也不过寥寥三首而已。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策空气、学术空气的相继变化，黄庭坚诗及与其相关的江西诗派重又引起人们关注，以南京大学莫砺锋博士《江西诗派研究》为发刼的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使黄庭坚研究呈现出蓬勃生机。平心而论，这些成果大都蓄势已久，厚积薄发，新见迭出，开人耳目，它们既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同时也增加了其研究的难度。当然，黄庭坚作为大家，其诗未被开垦的领域仍为数不少，但这些领域之所以未被开垦，又多是因其本身所具难度所致。不过，从别一方面看，所有这些困难也正成了它对研究者的吸引力所在：而要对黄庭坚这样一位大家在宋诗史上的是非功过进行评判，又必须对其创作理论、创作实践及其诗歌的艺术特征作出全面、系统、深入、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在此一过程中将要遇到的困难，更是对研究者学识、才力及胆魄的挑战。大概正是这样一些外在、内在的原因，使得白政民博士入学不久即选取了《黄庭坚诗歌研究》这一课题，历时二载，数易其稿，此后又时加修订，终于成就了这部数十万字的书稿。就其本人而言，算是完成了一个学术攻坚战役，可喜可贺；就黄庭坚研究而言，本书的问世，开拓了诸多新的领域，弥补了

黄诗研究多论文而少专著的缺憾,尤其令人高兴。

政民这部《黄庭坚诗歌研究》,我以为可称道者有如下数端:

首先是研究的全面、系统。作者依据史料,对黄庭坚的家世、生平、思想、诗歌理论、诗歌艺术渊源和诗风转变、诗歌艺术特征及黄诗的贡献和影响等诸多方面爬抉梳理,详加论述,条分缕析,严谨细密。占有资料全面,内容翔实分析中肯。

其次是重点突出而颇具深度。全书涉及如上所说的诸多方面,但作者又并非巨细靡遗,平均用力的。在看似并列的诸章节中,用力最多创获也最多的是关于黄诗艺术特征的研究;而在黄诗艺术特征中,又特别着力于黄诗意象、语言、声律、体式和表述结构的探索和剖析。这些领域,前人接触不多或语焉不详,正给作者留下纵横驰骋的空间,他抽茧剥蕉,层层推进,点面结合,考论并重,借深入的探索和论证,得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在论述黄诗意象时,先以计量学方法作出统计,指出:意象的人文化是黄诗意象的主要特色;接着对黄诗中的出现频率颇高的笔、墨、纸、砚、书、画、琴、棋、酒、茶等人文意象,被赋予浓郁人文色彩和象征意味的松、柏、竹、梅、莲花、鸥鸟、江湖、扁舟等自然意象以及源于《老》《庄》佛禅的典籍意象逐一分析,对其大量产生的原因细加探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这些意象的存在形态、结构方式着手,概括、提炼出其抽象性、新奇性、虚拟性、动态性及其跳跃式、并置式、辐辏式、相交式等特点。这样得出的结论,出人意料而在人意料中,是颇具说服力的。再如在分析黄诗的表述结构时,作者依据黄庭坚的创作理论对其作品深入体味,认为黄诗结构除传统的起、承、转、合模式外,还有平列式、对比式、聚合式、交叉式、层层转折式、蓄势跌宕式、时空跳跃式及意象密集式诸种形态,这些形态集中体现了黄诗谋篇布局的突出特点,即:一反前人之习,章法顿挫多姿,力求生新曲折,瘦劲峭拔,每每令人不测。当然,作者也适时地指出:“这种追求易于使诗枯淡生涩,有失情韵;而为防此弊,黄氏便于创作中对虚词特别注意,妥为安排,以图造成一种徐纾通畅的节奏,于生新曲折、瘦劲峭拔之外,另具一种深情绵邈、俯仰唱叹的风致。”这些分析文字,都是在作者对大量实例归纳提炼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既深刻洞达,又平易晓畅,很可见出作者论述和行文的特点。

第三是方法多样,识见融通。为了准确、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作者

以宏观把握和微观考察为基础,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有史料上的辨析和考证,有理论上的观照和分析,他如比较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学方法等等,都恰到好处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除此之外,作者更将研究对象置于由唐至宋的文化大视野中进行立体的、动态的观照,把对创作主体心灵的透视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审视结合起来,把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追溯渊源,比较异同,探究得失,考辨是非,从而展现出一种较为宏阔的眼光,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

政民生长于民风厚重的关中地区,心性质朴豪迈,讷于言而敏于行,在治学上也有一种顽强精进的毅力。在这部书稿上,他花费的心力是相当大的,为了提高文章质量,他与师友反复商讨,一再修改,不肯轻易放过一个疑点。当然,这不是说这部书稿已无问题——问题肯定有,而且有些问题还不会太小,但这些存在的问题或是尚未被作者发觉,或是虽已发觉却限于学养而无力解决;否则,作者是不会让它留在书中的。就我个人读后的总的感觉言,政民此书应是一部系统、深入且有着较高质量的研究黄庭坚诗歌的专著,所以我希望它的出版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在黄庭坚研究乃至宋诗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民毕业后赴宁夏大学任教,我也于两年前到了武汉,回首当年在古都交往的历历往事,仍是如在目前,感慨无端。政民书成,索序于我;力虽不逮,而义不当辞,故笔勉从命,聊布腹心。幸政民知我。

尚永亮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草于武昌沙湖之畔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黄庭坚的家世和生平

第一节 黄庭坚的家世	15
第二节 黄庭坚的生平	22

第二章 黄庭坚诗歌的主题取向

第一节 关注国防 忧心边事的爱国精神	35
第二节 体恤民瘼 提倡仁政的思想情怀	43
第三节 对激烈党争的痛心疾首和大声疾呼	53
第四节 士不遇的主题	60
第五节 人格美的赞歌和哲理的提炼	66
第六节 乡情、亲情、友情的颂歌	75

第三章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

第一节 务本致用论	86
第二节 创作论	98
第三节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俗为雅”、 “以故为新”理论的综合考察	107

第四章 黄庭坚诗歌艺术渊源和诗风演变

第一节 黄庭坚诗歌的艺术渊源	136
第二节 黄庭坚诗歌的分期及诗风演变	166

第五章 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征

第一节 感受与表现	184
第二节 黄诗意象分析	210
第三节 黄庭坚诗歌的表述结构	260
第四节 黄诗体式及各体诗风评价	278
第五节 黄诗的语言艺术	297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333
-----------------	-----

后 记	339
-----------	-----

绪 论

“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① 在群星灿烂的盛唐诗坛上，李白和杜甫犹如两颗巨星，放射着夺目的光辉。而当历史的长河流淌到北宋，特别是到了“元祐”时期，中国文坛上又出现俊才云蒸、欣欣向荣的景象。以苏轼为首、“苏门四学士”为主力军的庞大的元祐作家群，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给当时诗坛增添了奇光异彩，使“元祐”成为继“开元”、“元和”后中国诗歌史上又一繁荣时期。苏轼、黄庭坚成为继李、杜之后，中国诗坛上最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对苏轼始终是推崇敬仰的，但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没有过多地受这位师友影响。他“不践前人旧行迹，”^② 顽强地探索着自己的道路，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诗歌风格，最后完成了诗歌艺术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他的诗歌最集中地代表了宋诗的特点，所以在当时他的声誉很快就赶上了苏轼，取得了“苏、黄”并称的地位，而他对后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远超过了苏轼。黄庭坚写诗讲究功力，论诗强调规矩而喜指示步骤，其影响所及，造成了在宋代最重要的，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江西诗派。其流风余韵远被近代，直至清末的“宋诗运动”。

黄庭坚的诗歌，遇变出奇，瘦硬拗峭，使读惯唐诗的人“耳目

① 赵 翼：《论诗》。

② 张 耒：《读黄鲁直诗》，《柯山集》卷十八。

为之一新。”^①于是，褒之者曰：“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②“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瑶柱，格韵高绝。”^③说他“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④甚至认为“山谷诗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⑤称他是“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⑥然而，就在宋代以张戒为代表的一些人，对黄诗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戒说：

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⑦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⑧

张戒论诗，主韵味而归于情志，将诗由苏、黄上溯风、骚，分为五等，厚古薄今，认为“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

① 俞北晟：《渔洋诗话序》。

② 《东坡题跋》卷二。

③ 同②。

④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

⑤ 蔡正孙：《诗林广记豫章先生传赞》。

⑥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⑦ 张 戒：《岁寒堂诗话》。

⑧ 同上。

诗。”^①他所以不满于苏、黄之诗，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截然不同于前代，抛弃了“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的风雅传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对此说得更为明确：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代诸公作诗辨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处。

严羽以盛唐诗人作为标准，批评苏、黄之诗，他所以对宋初王禹偁、杨亿等人尚有所肯定，是由于他们尚沿袭唐人。而苏、黄却自出己意以为诗，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不再守唐人之藩篱，和他推崇的盛唐诗人趋舍异途，故感叹曰：“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张、严二人对黄诗的论断影响深远，以致宋以后，对黄诗的评价贬大于褒，如金人王若虚说：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

^① 张 戒：《岁寒堂诗话》。

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①

王若虚论诗强调情真意实，词达理顺。如他评价白居易“乐天”之诗，情致曲尽，人人肝肺，^② 对其舅周昂“文章以意为主，字语为之役”的话语加以称引，^③ 针对黄诗好以学问为诗，以故为新，点铁成金，提出批评，认为其诗缺乏白诗那种直抒真情，自然率真的特色。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概声称“宋无诗”，所以指斥曰：“黄山谷诗可嗤鄙处极多。”^④ 言其诗“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堕傍生趣中。”^⑤ 胡应麟谓：“苏、黄矫晚唐而为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故生涩峻峭而乖大雅。”^⑥ 直到清代，还有人云：“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⑦

综合以上张戒、严羽、王若虚等人对黄诗所提出的批评，其核心主要集中在一点，即认为黄诗背离了传统诗歌的“抒情言志”的根本。而只知以学问为诗，以使事用典为能；专意于咏物，以押韵为工；点化陈腐，以故为新。

我们认为，以上几方面并不能说明黄诗背离了传统诗歌“抒情言志”的根本，黄诗实际上在传统的基础上对诗歌的表现功能、艺术表现手法作了重大发展。

在抒情写志上，黄诗并不像王若虚说的那样“如肝肺中流出者不足。”他的许多悼亡妻子，叙写兄弟之情，怀念亡故友人的诗篇，都写得情真意切，有一唱三叹之妙。黄庭坚说：“诗者，人之

① 《溇南诗话》卷一。

② 《溇南诗话》卷二。

③ 《溇南诗话》卷一。

④ 杨慎：《升庵合集》卷一百三十九《诗话》。

⑤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⑥ 胡应麟：《诗数》外编卷五。

⑦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情性也。”(《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认为诗是人的“情性”的体现,而“情性”应是合乎礼义之情,是经过理性净化了的渗透着理性成分的情感,是情感与理智、感性与理性、个人情感与社会道德规范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情”与“志”的交叉和重叠,这是对萌发于东汉《诗大序》的“情性说”的继承和发挥。观黄之许多诗篇,都是诗人“情性”的抒发,这种抒发,既不同于放任情感,自由宣泄的非理性主义,也不同于否认文学独立性,摒绝一切个人情感的绝对理性主义,而是一种止乎礼义的情感抒发,所以无论从创作主张,还是从创作实践上讲,黄庭坚均未背离传统抒情言志的根本。

同时,黄庭坚为了学唐变唐而另辟诗歌新天地,故在诗歌的构思和表达上又带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再加上受当时社会讲才重学,尚理崇禅,洗剥锤炼,以俗为雅等审美追求趋同性的制约,就必然要呈现出与唐诗不同的风貌。

首先是以学问为诗,重使事用典。这一特征一方面是受时代文化风尚和社会心理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黄庭坚自身长期置身馆阁,浸濡大量典籍有关。北宋诗人学者化的特点,影响了诗歌的创作。他们习惯于将才学融入诗行,而欣赏者则从典故中感受到美。“学问”与“情性”组成新的审美客体被时代所接受,“以学问为诗”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自然形成的,是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领域里的体现。从创作实践看,黄诗的大量用典取得了相当成功,在表现技巧上做出了重大发展和有益探索,特别是发挥典故的诗歌意象功能,为中国诗歌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表现手法。

其次是押韵之工和变格破律。北宋文化的高度发达,不但直接造就了时代的才学性,而且也直接培养了时代的“文字性”。玩弄音韵、游戏文字,成为一时之风尚,成了士大夫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诗人之间酬韵征逐,互相唱和,使情感在相同的节奏音韵中得到共鸣,使艺术技巧互相补益。诗人们在必然的艺术规律中获得了创作自由。黄庭坚诗押韵之工,正是这一时

代艺术风尚的体现,也是诗人对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懈追求的体现。从创作实践看,他的大部分诗作属和韵、次韵之作,这些诗作丝毫没有降低和削弱诗人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有的成为代表之作,传诵千古,如《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黄庭坚体……故次韵道之》。在对唐诗格律全面继承的同时,黄庭坚又看出其僵化趋势,于是他沿着杜甫、韩愈、杜牧等人的思路,企图变格,“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①“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且云要须唐律中作活许乃可言诗,如少陵渊蓄云萃,变态百出。”^②山谷以博雅的才气和学识,积极进行诗歌形式的探索,难免出现问题,但此种大胆的创新精神比张戒等人的固守意识要强多了。

再次是咏物以言志,托物以写意。黄庭坚十分注重诗歌的兴寄,其咏物与言志是完全统一的,他的大多数咏物诗就是写人,人的命运和思想感情都寄托在物上了,其诗中大量的咏毛笔、咏松柏、竹、梅之作都是其坚贞、高洁人格的体现。张戒认为黄诗“专意于咏物”,将“咏物”与“言志”相对立,只知咏物为工而不知言志为本,显然不符实际。

最后是点化陈腐,以故为新。黄庭坚提倡的以故为新,实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袭故弥新”、“参伍因革”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是中国诗歌发展到宋代后寻找的新的出路,它有着深刻的文学自身原因和社会文化原因,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是宋文化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反映。

如果说张戒、严羽等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艺术表现上,那么黄庭坚受到激烈批评的另一面,则是来自对其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否定。黄庭坚论诗,反对讪谤怒骂,在晚年写的《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一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此点,

① 陈善:《扞虱新语》下集卷三。

② 蔡絛:《西清诗话》。